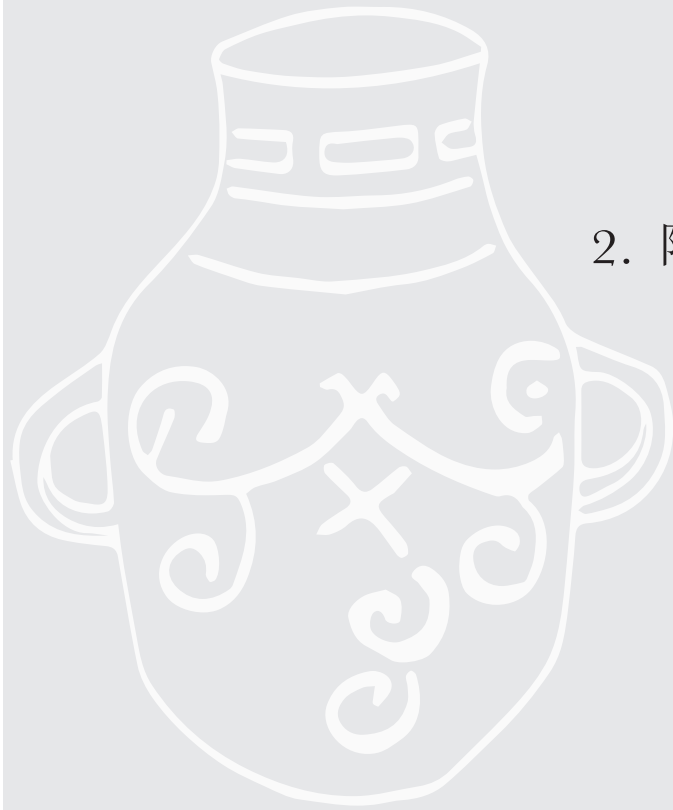


饒宗頤著

符號·初文與字母  
漢字樹

商務印書館

## 2. 陶符、圖案與初文



# 陶符、圖案與初文

## ■ 陶符表現的規律及其作用

我曾細心觀察西亞遠古陶器上的符號，發現有一規律：即符號有獨立地只記一個，最特出的還有連續繪寫若干個相同的符號。這個符號以之作為連續形態的裝飾 (designs)，同時亦可成為獨立的記號。如哈孫納 (Hassunah) 的完整陶器上標準紋樣：

×× (S, 圖 5)；

有連續疊繪 𐎶 與 𐎶 的 (S, 圖 29)；

連續記若干象徵鳥紋的，如：𐎶𐎶 𐎶𐎶 𐎶𐎶 (S, 圖 82) 見圖 2-1；

在陶器上連續繪星紋如：𐎶𐎶 𐎶𐎶 (S, 圖 83) \*，見圖 2-2；

連續繪上草木紋的 (Plant design) 如：𐎶𐎶，Shaghi Bazan (圖 77)；

連續繪上“十”紋如：𐎶𐎶 𐎶𐎶 (S, 圖 66 之 9)。

大抵有三種形式：(1) 是連續作一行的系列，在口沿或下腹部作一周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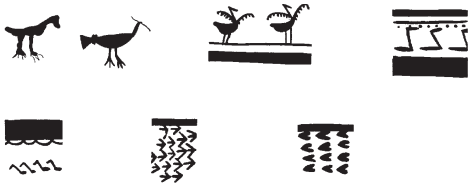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-1 哈孫納彩陶的鳥形圖案



圖2-2 哈孫納有星紋的單色彩陶

\* : S: Goff 1963 著 *Symbols of Prehistoric Mesopotamia*.

(2) 是劃分為若干部分，在它的方格內連續繪寫數個。(3) 是單獨地書寫一個。

這種情形在樂都、柳灣都是普遍的現象。青海半山型陶口沿×××××及#####(圖 2-5)；西寧卡(約) 甞彩陶上有丰……，大墩子陶盆之米米(圖 2-4)；廟底溝連用卐紋，其陶碗上或連用丿號；半山之mmm；又《洛陽中州路》報告的圖 2.8 彩陶片等。

此類×丰卐 S 米丰米等記號都見於半坡、姜寨系的陶器。它們既每一記號可以連續圖繪若干至於十數以上，可見分明是作為設計或標誌之用，可能代表某種特殊意義。像卐之為 svastika (福祉)，丰之為吉祥之類，既用作陶器上的裝飾設計，亦復有某種“好”的兆頭。又如丨與↓……，原來都有它的涵義。在西亞↓訓矢鏃，指生命；在安那托利亞 (Anatolia) Crosses 的十和×的符號，是表示富庶 (symbol of festivity) 至今尚然①。

長江中游湯家崗白陶盆在圓圈外圍的 S 號連續使用，且以三個 S 號作



圖2-3 哈孫納標準彩繪及刻劃紋陶器



圖2-4 大墩子遺址1966年出土陶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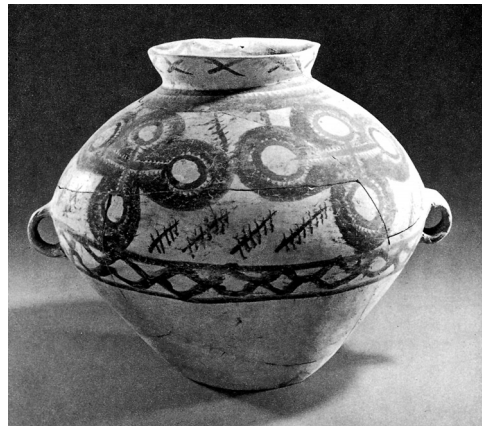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-5 半山類型彩陶甕

一組，可能有某種數理的涵義。

## ■ “物象之本”與紋飾及“初文”

利用考古學資料來談文字起源，一般文字學書或文字史一類著述，都會引述安特生（Andersson）書中彩陶上的符號。錢存訓增訂本的《書於竹帛》陶器款識項的插圖，只舉出辛店的四個圖文。其實，安特生的《中國史前史》（*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*）刊於 1943 年，書中所採陶文，形形色色，十分可貴，其全貌至今尚未能盡其用。茲分類加以列出，有如下面各圖形：

### 甲、有關天象的

辛店期墓葬陶器上“太陽”紋

辛店



圖版 128

### 乙、有關人身的

（一）仰韶期陶器上之人體骨骼形

仰韶



圖版 182



圖版 189

(二) 馬廠期陶器上之人狀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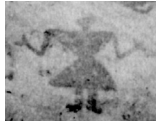
馬廠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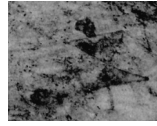
圖版193



圖版19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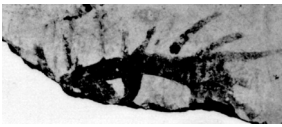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版197



圖版197

(三) 辛店陶器上之眼睛紋



圖版123

丙、動植物類

(一) 動物類

馬廠、辛店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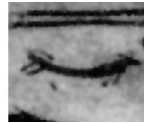
圖版193



圖版194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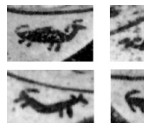
圖版194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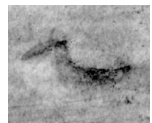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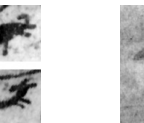
圖版194



圖版194



圖版195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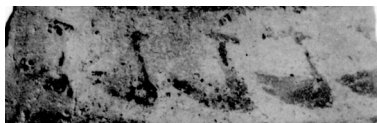
圖版197

(二) 雀鳥類

半山類型



圖版84



圖版158

(三) 魚類

甘肅南部仰韶遺址陶器上之魚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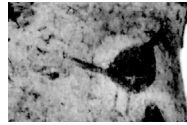
圖版62

(四) 昆蟲及青蛙類

仰韶期陶器上之昆蟲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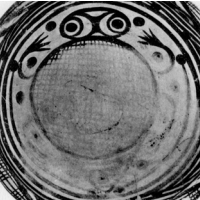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版18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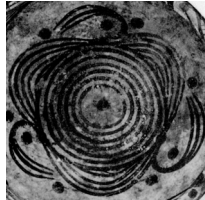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版196

仰韶期之蛙紋



圖版183 (與臨潼姜寨  
彩陶盆紋樣相同，  
《考古》1973: 3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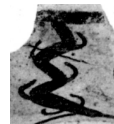
圖版185



圖版188



圖版194



圖版195

(五) 植物類

甘肅馬家寨遺址 (仰韶中期) 陶器



圖版52



圖4-10 北首嶺早期至半坡早期陶器

1993年高郵市龍虬莊出土黑陶盆沿殘片上有刻劃符號，南京博物館囑為考釋，余初步擬定𠄎 𠄎二字，可能是朱（袼即祝）尤，讀作祝由，其下加一畫為飾文⑥，其例習見。

(1) 良渚年代相當於公元前 3800 — 2400 年，哈佛沙可樂這一黑陶壺測定的數據確切年代未明，惟大略與吳城第一期相同，決為殷以前之物。

(2) 這一黑陶刻文，余釋為“子子人土宅昏（厥）玄……育。”不同於一般孤立的單字符號而是成文的句子，且保留一臂奇肱的故事。句中有同於甲金文的“昏”字，而不作“其”。吳城陶鉢“中宗之豆”且有“之”字。這時文句已有文法可尋。

(3) 良渚與吳城文化關係密切，陶器已多成句，比較中原各地陶文普遍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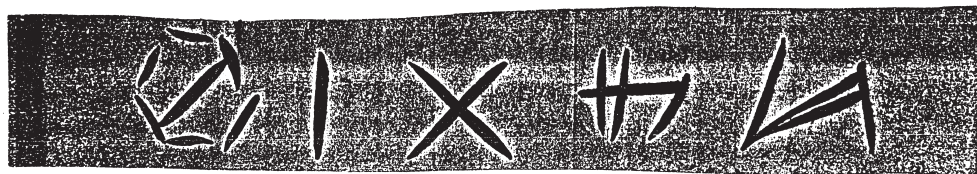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-11 良渚文化陶器刻符



圖4-12 上海馬橋遺址下層出土的良渚文化  
黑衣灰陶闊把杯器底符號（拓片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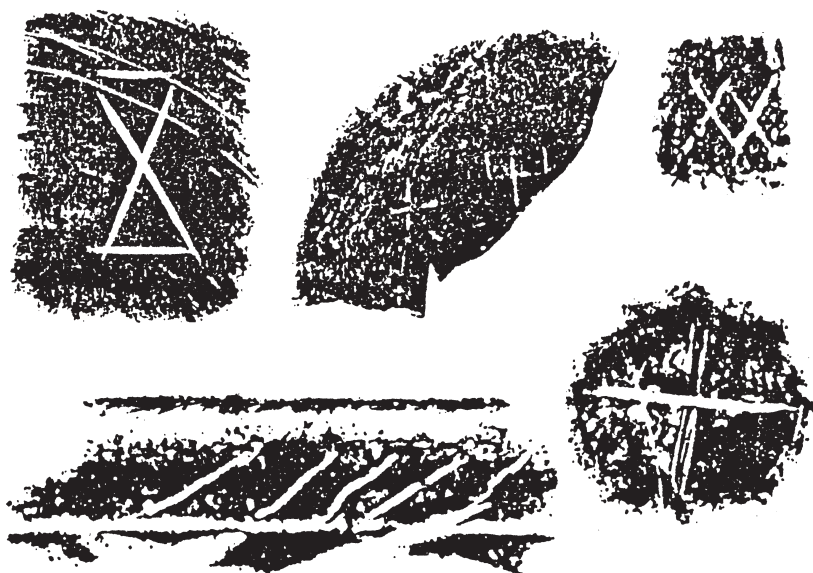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-13 馬橋五層出土陶器符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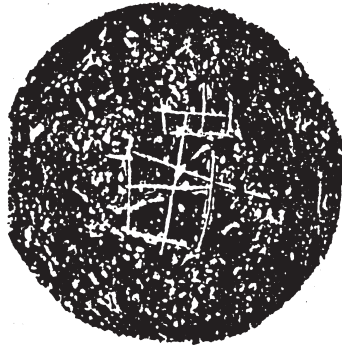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-14 安慶陶杯底劃文拓片



圖4-15 崧澤出土陶器符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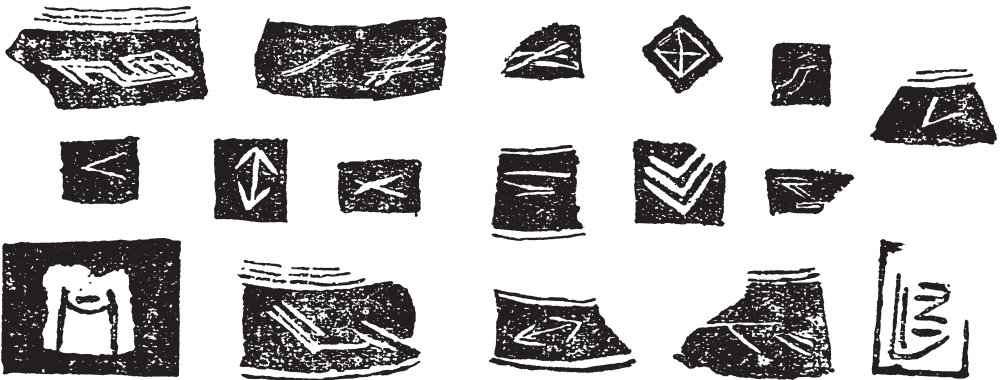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-16 浮村遺址出土陶片紋飾拓片



圖4-17 上海馬橋遺址第四層出土陶器刻劃符號